

五彩池

第593期



童年趣忆冰溜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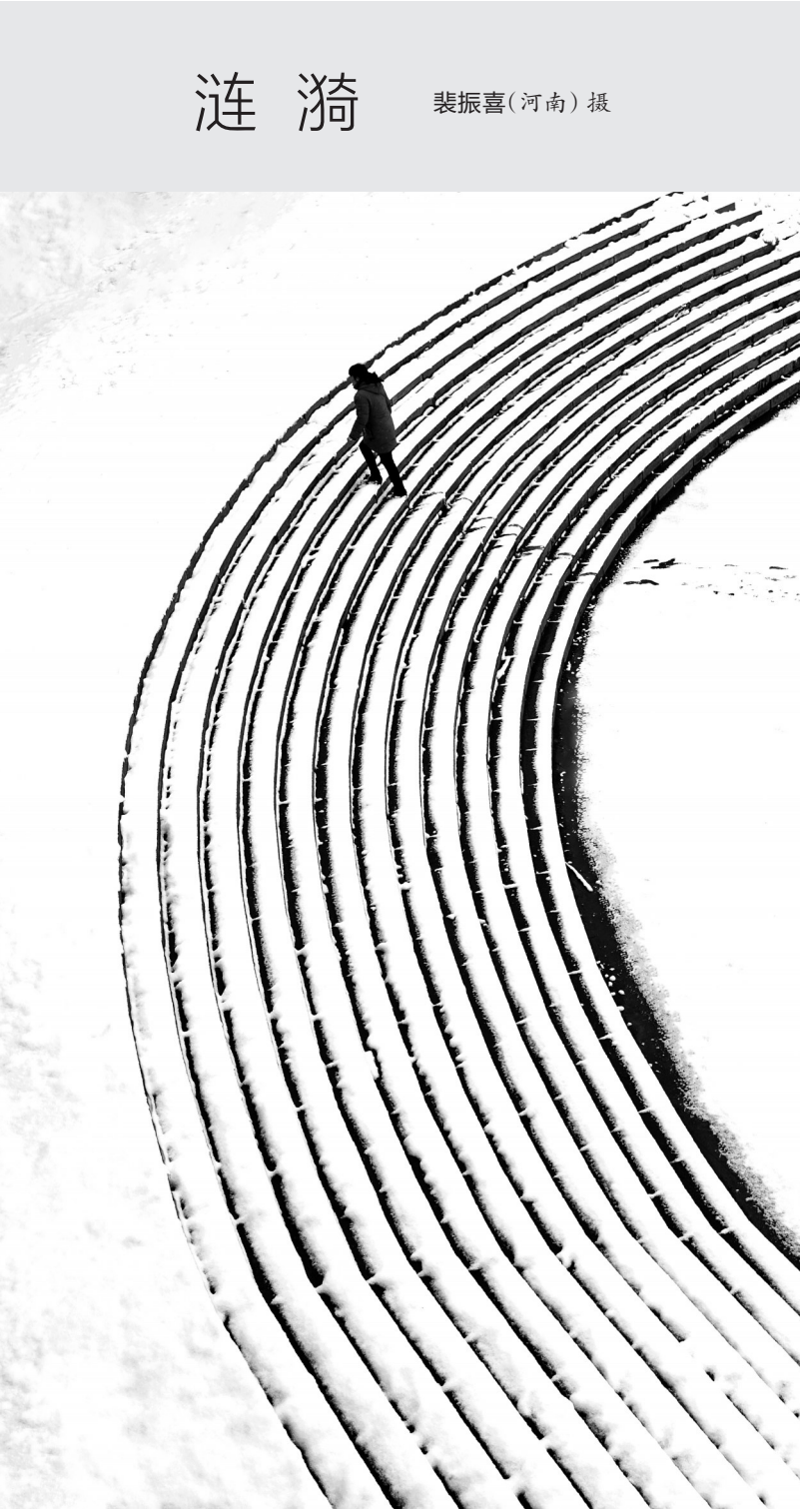
江初听(江西)

三九四九冰上走，一场大雪更加剧了寒冷。都说下雪不冷化雪冷，雪霁天晴，气温持续走低，白天屋顶上融化的雪水滴滴嗒嗒，到了晚上，便结成长长的冰溜子。屋檐下那一排冰溜子，仿佛是悬着的利剑。小孩对这样的冰溜子总是很感兴趣的，找来一根长长的竹篙，轻轻敲下一根，屋檐下站着一个人，见冰溜子掉下，眼明手快地接着，稳稳地抓在手里。但冰溜子是很难接住的，更多的时候，失手掉在地上，摔得四分五裂。终于，手里有了几根长长的冰溜子，小伙伴们像击剑一般相互拼杀，追逐打闹。

连晴几日，屋檐下的冰溜子早就耐不住暖阳，化为乌有。而河面石桥下的冰溜子在刺骨的朔风中，能保持得更长久一点儿。石桥石栏下的冰溜子又长又粗，一排排悬挂着，在阳光的照射下耀眼夺目。这样的冰溜子棍子敲不到，手也够不着，于是我们站

在石桥下，捡起路边的石头，朝冰溜子砸去，比谁的眼力好、准头足。落下来的冰溜子砸在桥墩上，发出“哗哗”的脆响，继而“噗通”一声落入河中，大家以此为乐。最有趣的是用弹弓打冰溜子。在河滩上捡拾来一些小石子，统统装在口袋里。打冰溜子的时候，摸出一颗小石子，包在皮套里，奋力拉开牛皮筋，屏住呼吸，一只眼睛闭着，另一只眼睛瞄准石桥石栏下那根最大的冰溜子，“嗖”的一声，石桥上的冰溜子应声落下，土崩瓦解，落下的碎冰四处飞溅。有时虽能一击命中，可冰溜子的根部结得太牢，只能打下半截来，还有半截仍悬在石桥下，仿佛利齿一般，发出犀利的光芒。大家都不服气，你接过弹弓打一下，他抢过弹弓也打一下，把石桥石栏下的冰溜子打得白迹斑斑、犬牙交错。残存的冰溜子依然顽固地悬挂着，在寒风中龇牙咧嘴，我们奈何不得，只能望冰兴叹。也有一发石子打出去，稀里哗啦击下好几根冰溜子下来的骄人战绩，清脆悦耳的声音在石桥下回荡，甚是过瘾。

屋檐和石桥石栏下的冰溜子太脏，是不能吃的。想要吃冰溜子，就得在岩石壁上寻。石壁上的山泉水是从石缝里渗透出来的，汇集到路边的石潭里，路人行路口渴了，就可以俯身喝口水解渴，或用茶缸接住，一饮而尽。三九严寒，石壁上涓涓渗出的山泉水此时已经冻结，形成了一道冰瀑，宛若一匹白色的绸缎披在石壁之上。冰瀑的四周布满了大小不等、长短不一的冰溜子，成为我们争相获取的“冰棍”。石壁上的冰溜子多在阴暗处，即便有太阳的天气也难得融化，低矮处的随手一掰，通体透亮，我们不顾冰凉送进嘴里，咬起来“嘎嘣”作响，品咂间，清冽而有山野的清香满溢嘴间。



涟漪

裴振喜(河南) 摄

时光就像奔腾的马儿，三步两脚就跑到了年尾。一进腊月，光阴之河瞬间就欢腾起来。

这条河疆域广阔，浩荡无垠，无论在哪儿，皆可见其赫赫声势。你看，不管是城镇街头，还是都市商场，处处人头攒动，笑语成海。盛大的喧嚣中，每个人都是微小的标点，在为新春宏大绵密的叙事句读分行。

购物是必须的，逛商场，走集市，看物品，问价格，货比三家，讨价还价，最后手拎怀抱肩扛，鼓囊囊的购物袋一个又一个，丰盛的年货便置办到手了，再哼唱着欢快的小曲，回家喽！想想接下来的新春有滋有味，脸上不由得喜气盈盈起来。

扫尘是必须的，家家炊烟起，户户清扫忙。屋里屋外，河边塘前，婆婆、婶子、姑娘往来穿梭，奔忙不息，将一年的尘垢涤除，露出新的一年锃亮的底色来。窗明几净，厅堂整洁，被褥蓬松。高堂华屋也

好，寒门陋室也罢，无一不是大红灯笼高高挂，争把新桃换旧符。那一片片的红，热乎乎、鲜亮亮，驱走了冬日的寒凉，晕染出新春的喜悦，更是在郑重地昭示腊月的盛大。

腊味是必备的。仓满粮丰，年货齐备，在乡下，腊月的大戏也隆重开场：杀年猪，舂米粉，劈柴火，汗水蒸腾着笑脸，被喧腾的炉火映得红彤彤的。檐下窗前，一串串，一溜溜，是紫红油亮的香肠，是绛黄肥大的腊鸭，是褐红瓷实的鱼片，是熏得乌光滑腻的火腿……这些腌制的食物经过时间的检阅，呈现出油润之色，看一下，保管叫你的喉管律动一下。是再寒素的屋舍，有了这些腊货撑场子，就有了底气，有了丰实的气象。

食材是必须置办的。堂后灶上油锅中，雪白的豆腐翻身就变成了金灿灿的黄。那白生生的米团上俏红一点，便成了可可爱爱的“欢团”，孩子们捧在手上咋

咋咋咋地啃着，啃出了一屋子的香甜与喜悦。各种腊货，只需搁饭上一蒸，那浓郁、销魂蚀骨的香气就飘散开来，哪怕你正做着最重要的事，赶紧的，放下放下，吃饭去！还有腊八的浓粥、小年的饴糖和各种油炸小零食，无一不是口口香浓，都得备上！

年夜饭是必须丰盛的。烹煮炖烤样样齐备，麻辣鲜香五味俱全，满满地摆了一桌子，是妥妥的饕餮盛宴。家人围坐，笑语欢声，香甜暖融的热气围绕着一张张红扑扑的脸颊，直衬得如昼灯火也温柔起来。这才是腊月最美的味道。这是亲情的味道，是家的味道，是千帆过尽后的情之归依，是闪着银光的溪流在心底汨汨奔流，永远令人魂牵梦萦……

热腾腾的腊月，为一年的光阴画上完满的句号，笔力雄健，气势磅礴。它多像一条欢腾的河，多姿多彩，香气诱人，而我们，就是河中那一朵朵快乐的浪花。

年味渐浓腊八蒜

马庆民(湖北)

地一下站起来，毫不犹豫地大声抢答：“还是大蒜。”引得大家一阵哄笑。

一家人有说有笑，不知不觉就剥出了一盆蒜瓣。母亲用清水把蒜瓣洗净，放在盘中晾干后，再装进盛有米醋的大玻璃瓶中密封起来，最后放到一个温度较低但又不结冰的地方。

接下来，忙年的母亲总有做不完的事，而我每天都饶有兴味地关注着瓶子里腊八蒜的变化，掰着指头盼望春节的到来。随着气温一天比一天低，雪下了一场又一场，瓶子里的腊八蒜也一天比一天绿。大概二十天左右，瓶子中的蒜瓣已换了新颜，由起初的白到青黄混搭，最终变成了通体碧绿。

除夕当晚，一盘盘热乎乎的饺子端上饭桌，翡翠碧玉般的腊八蒜就粉墨登场了。母亲会充满仪式感地亲手把腌制腊八蒜的瓶子打开，瞬间香气四溢，蒜味与醋味相互融合，和着那浓浓的年味，香中带酸，酸中微辣，辣中透甜，令我们食欲大增。

整个春节，腊八蒜都是我们家饭桌上的主打小菜，就着饺子

吃，甚是美味，而且它酸脆爽口，能化解掉大鱼大肉的油腻，年节里自然备受欢迎。

老家有一句顺口溜：“腊八粥，腊八蒜，放账的送信儿，欠债的还钱。”过去，到了年关，商家开始算大账，各家各户也开始算自家的小账，欠别人多少钱，别人还欠自己多少钱，都有数。但人们往往碍于情面，不好意思直接跟人要债，这时拿着事先腌好的腊八蒜送给对方，什么话也不用说，就都明白了，所以这腊八蒜也有“腊八算”的含义。

我们不是生意之家，“腊八算”在我家也有不同的寓意。想想那时，日子虽贫寒，却不曾缺衣少食，这自然离不开母亲的精打细算。记得母亲常说：“腊八蒜，腊八蒜，吃了一辈子不受难。”在母亲的心中，吃腊八蒜，不仅因它美味可口，更因它象征着幸福，象征着好日子的到来。

如今我虽远离故土，但每逢腊八，还是会像母亲当年那样，精心腌制一瓶腊八蒜，待到除夕之夜，家人围坐在一起，一边回味着幸福的过往，一边打算着美好的未来！

一碗香甜在心头

刘桂云(辽宁)

粥。这种吃起来香甜软糯的粥，做起来其实颇费工夫，要提前备好各种食材，天不亮就开始炖煮，直到清晨，粥才算熬好。

待一锅腊八粥终于出落得色香味俱全时，看吧，谷豆果脯在粥碗里挨挨挤挤，诱人的气息扑面而来。一勺入口，便有甜香直达心底，这便是腊八的味道。

腊八粥用料丰富，小小一碗就容纳百味，收尽了土地的丰足，贮满了一年辛勤劳作的醇香，诸般食材又都有吉祥如意，如核桃仁象征和和美美、橘脯栗子寓意大吉大利、桂圆祈愿富贵团圆……一锅腊八粥就是一锅心愿、一锅期盼。

寒冬里的一碗腊八粥，简单而丰实，平凡又温暖，美味亦滋养。

“记得要熬一锅粥，在腊八的时候。尝一点淡淡的离愁，重温儿时的旧梦……”这首歌里所唱的是腊八的味道，是故乡的味道，也是亲情的味道。是啊，在我的记忆中，最好喝的腊八粥一定是母亲用故乡的老井水亲手熬成的那一碗，最好吃的腊八蒜也必定是母亲亲手腌制的那一坛……

“小孩小孩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”。腊八过后，人们就开始忙着备年了。一年又一年，氤氲着香甜的腊八，为我们带来了美好和期盼，也带来了幸福与团圆……

故乡的冬天

孙克艳(山西)

离开故土多年，一想到故乡的冬天，我仍会有些发怵。记忆中，故乡的冬天是干冷的。那种冷，深入骨髓，令人惶恐。特别是小时候，由于物资匮乏，大家只得有限的条件对抗冬季，时常饱受严寒之苦。

那时玻璃窗很少见。同学们将自家不用的白色或透明塑料布拿到学校里，在班主任的带领下，仔细地封好窗户。可是寒风无孔不入，它从门缝里、窗缝里钻进来，带着凛冽的寒气，吹得人瑟瑟发抖。上课时，除了写字，同学们总将双手笼在棉袄的袖筒里。而老师握着粉笔的手总是冻得通红，只得在放下粉笔的间隙里不停地揉搓双手，或是将双手放在嘴边，呵口气焐一焐。课间，同学们通过不停地跺脚来温暖早已冻僵的双脚；或是挤在教室后墙，簇拥在一起“挤暖和”。

一走到室外，寒气就倏地将人包裹住，并迅速穿过肌肤、沁透骨头。像棕叶一样层层包裹的衣服，在冷空气中很快就变成了冰冷的铠甲，贴着人的皮肤，攫取人的体温。呼啸而过的风，像刀子一样刮着脸庞，让人睁不开眼睛，甚至流下清泪。刺骨的冷，时常冻得人失去知觉，以至于我总要腾出手来，摸一下耳朵和鼻子，生怕它们被冻掉了。

不上学的日子，我喜欢待在家里，守在火盆边。温暖的火盆，是陪伴很多人过冬的宝贝。然而，并不是每日都能烤火。只有冷得实在受不了，父母才会把放在杵里的火盆搬出来，倒入自家烧制的木炭，将锅灶里烧得红彤彤的柴火移进火盆里引燃木炭，呛人的黑烟冒出来，熏得人流泪咳嗽。

火旺起来了。坐在火盆边的人们一边拉扯闲话，一边做些零星的活计。女人们多是做针线活，纳鞋底、织毛衣、绣花等。孩子们喜欢在火盆里烤花生、红薯和馒头，烤出来的食物都香喷喷的。烤粉条最有趣了，硬邦邦的粉条一碰到火，瞬间就变成了美味的“白胖子”，带着诱人的焦香。

下雪的时候，雪停的时候，孩子们总要相约去玩耍。堆雪人、打雪仗、滑雪、溜冰……冷得受不了了，才依依不舍地回家。在被大人一番训斥后，换上湿透的衣服鞋袜，放在火盆上烤。很快，被烘烤的衣物上便升腾起缕缕白烟，穿上烤得喧腾的衣服和棉鞋，舒服极了。

若是没有风，太阳露出和煦的笑容，那就是难得的好日子。村里人喜欢靠在墙根晒太阳，三三两两聚在一起，一边晒，一边漫不经心地说笑。暖融融的阳光照在身上，熨帖得很。

冬天对我最大的诱惑便是吃桌。在我们老家，娶媳妇嫁姑娘，常在腊月里。一是农闲，人们才有足够的精力去操办那些颇费周章的事；二是冷天里，为宴席采办的食材便于存放。婚礼那天，顶着凛冽的寒风，一家人前往亲戚家吃桌，从中午到傍晚，空着肚子去，踩着夕阳胀着肚子回来，晚饭也省了。

如今，大家的日子都越过越好，出人有车子，家里也总有几样取暖设备：空调、电热毯、暖风机、电暖片……再也不必忧心冬日难挨了，而那些苦寒的记忆，早已成为暖屋中聊天的谈资。